

# 評論 | 第36屆金曲獎：溝通機制與事在人為，誰忘記了音樂的美好？

金曲獎對外的溝通向來有制度面跟人治的問題，脈絡難以完整。它可否成為一個更有威信與影響力的獎？



Energy Here I Am

GMA Facebook

金曲獎隔天，評審團主席在社群上，針對前一夜媒體提問，一問三不知的狀況，作出回應。為了避免斷章取義，容我完整貼出回應全文：

各位採訪金曲獎的媒體朋友

請原諒曉雯老師的忘性

金曲獎決審會議在早上9:00開始

我們必須在時間內完成20個獎項的評選

每位評審都為心中所愛充份發言

但過程理性平和 不曾針鋒相對

這次有幾件作品分別入圍了不同的獎項

20個獎項中有的不只一輪投票

很抱歉我實在無法一一記得哪一個獎項到底有幾個輪次的投票？

哪一個輪次是哪幾件作品在PK？

我的記性不好不是藉口

但我絕對不會給你們搪塞的答案

你們的工作也有壓力 我真的明白

大家辛苦了

願我們都能記得金曲獎的美好

這個回應，完全沒有解決她作為主席的失職。向媒體道歉，表示她了解媒體的辛苦。但她可能忘記了，媒體除了需要新聞點，也是代替閱聽大眾提問。主席與文化部之所以需要應答，是因為有責任要給關心、在意、好奇金曲獎評審過程的樂迷、群眾一個說明，媒體只是一個傳聲筒。當主席的文

章開頭以「各位採訪金曲獎的媒體朋友」而非「所有關心金曲獎的朋友」，很明顯的，主席認為，之所以被媒體批評，是因為應對媒體的部分出問題。

不，你該道歉的，是所有關心金曲獎的人。所有想要知道評審過程的閱聽人。

再來，他表示評審過程繁雜芸芸，「請原諒我的忘性」——我也曾參與金曲獎的決審，在不到半天的議程中（早上八九點到，下午四點前要出現結果）我能理解主席顧及議程與討論的時間壓力，的確可能忘記過程細節，但文化部會提供評選紀錄，於後台訪問時提供主席作參考。用「忘性」帶過，顯然不合理。

手邊的資料為何無法輔助你提供想說的話？還是，從頭到尾就沒想說？我只能推測，他希望這場記者會趕緊結束，回答越多，可能得罪越多人，那些細節，頒獎完，最好就此結束。

在回應的最後，主席先是以忘性作理由，最後再打臉自己「記性不好不是藉口」，其邏輯相當難以理解。主席再次擺出「我知道媒體要交差」的同理PUA，最後乾脆一次PUA所有金曲的受眾「願我們都能記得金曲獎的美好」。



為了「不要給記者搪塞的理由」就乾脆不說，以免自己只能說些搪塞的理由？「願我們都能記得金曲獎的美好」，都不知道誰怎麼會贏怎麼輸，美好的是什麼？得獎者的光環嗎？典禮嗎？入圍者不值得一個簡明的流程交代嗎？先不談所謂公信力，金曲獎的論述深度就這麼淺，這麼沒有誠意嗎？完全是公關災難，但我更想延伸的是，這個局面怎麼會產生？

我不認為這是單一事件。雖然這一屆是離譜了些，但金曲獎對外的溝通向來有制度面跟人治上同時存在的問題，造成這個獎的脈絡難以完整。從評審架構的轉變，到「總召集人」改成「主席」制，金曲獎並非沒有嘗試成為一個更有威信與影響力的獎，可是，有蠻多的盲點，以及實踐上的問題。

我也想談音樂，比方驚世的年度單曲，但好像沒有誰，試著爬梳「我們眼前的金曲獎」。於是，我們甚至還討論不了音樂，只能停在「為什麼？」的疑問中。這個「為什麼」，是金曲獎應該面對的議題。因為，一個獎項不能總是留給有期待的聽眾們疑問，這樣子，討論下去的空間是很稀薄的。

在這篇文章，我想談的是，主席的職責，金曲獎的評審機制，決審的討論，會導致群眾怎麼看待金曲獎，會怎麼樣影響金曲獎的脈絡演進。

曾經參與金曲獎，是我有所感的原因，但絕非一切思考的緣起。最根本的感觸，來自於那個愛聽音樂的我，曾經看不起金曲獎，後來被「非主流」時期的金曲獎給啟發，看見光譜的震盪與產值的結

構性質變，我曾經感到這個獎的話語權，是可以撼動閱聽者的。我對這個獎又愛又恨，以至於如今，無法置身事外。

## 如何解說評審結果？

打開窗說亮話，金曲獎的提名與得獎名單，就是最終複審/決審（成員基本相同）這群人對於一整年音樂創作、產業的看法，不用想得太世界大同，太公允，今年來說，加主席（基本上不能投票除非多輪同分）就是18位。

我們依照這18位評審的素養與對獎項的美學，得到了得獎名單。「人治」並不是問題，在所有美學範疇，不可能有「公允」的獎項，一切都是選擇。閱聽者多了解評審團的組成與討論，會對於結果有更清晰的理解，這是一個獎項的溝通性。選擇很「人治」，但也包括了充分的討論與承擔。結果一攤，「就這樣，不要問了」所說明的，並不是人治的失敗，而是主席、評審團不願扛責面對的狀態。

先設一個前提：不討論評審專業程度，一律先認定「評審都具有一定專業」挑選了怎麼樣的評審，當然直接導致討論的面向跟走勢。那麼人治到什麼程度，會變成「一個主軸概念」，或「完全發散」。有了主軸，某幾位得獎者可能囊括多項，如果發散，可能導致「分配」。

在金曲獎的評審進行與後續效應，我認為侷限的點在於「我們要扛起怎麼樣的社會輿論」多過「要向閱聽人傳達什麼樣的訊息」。比方說，你會感覺自己應該靠近主流聽眾。比方說，你會有改變世代與風格的意志。

娛樂版會用什麼標題寫「我們評審的結果」，或「講太多會得罪人」都不是最重要的（雖然，現實上，主席的壓力似乎是來自這裡）。我能這麼決斷的說「不重要」，並非因為自己曾參與金曲獎複審決審。即使只作為一個關心金曲獎的人，我有納稅，我喜愛音樂，我關心獎項的因果，我有權了解更多。

---





Suí

GMA Facebook

品味是很難集體有志一同的事，而提名就是提名，得獎就是得獎，與其讓觀眾、聽眾猜測推論，評審團與文化部都有必要對外說明部分事實。我可以接受一份與我品味不相同的名單，畢竟那是一個人治的結果，但也肯定會好奇評審的討論方向。

脈絡性的報告，其實也是主席的職責之一。古早時代（大概是CD的時代吧），真有評審「洩密」，一朝被蛇咬，從此文化部對評審千萬叮嚀，參與初、複、決審者不可洩密，在典禮會場，評審不可跟外界交談，入座、上廁所等，都有專人盯著，有時在走道或者後台巧遇，工作人員也戒慎萬分，「請評審老師不要打招呼」。首先，「洩密」與「分析評審過程」是不是一樣的事情，大家各自有公評。我並不同意噤聲評審，但也尊重目前的制度：一律由主席對外說明。

正因為如此，典禮後的記者會，是唯一的機會。其他評審不能公開說的，主席有責任代替評審來說。我仍然相信主席具備這樣的能力，也擔得起這份責任。從過去的「總召集人」改成「主席」制度，「人設」的色彩理應更重，對外說明的狀態也應該更加完善。「總召集人」時代，或許還能推

託新聞局、文化部，就是掛個神主牌，沒有實質實力，評審都是局內找的，不關我的事情。改成主席制之後，主席有決定評審名單的權力，當然仍會與局內推薦統整與討論，但說沒有自己的人馬，那是不可能的（除非主席自己放棄這項權力，但那是你自己要放棄，不代表不必對這項權力負責。）

這不是一夜激情，而是歷史的過程，就算不想談，也得談。每一年，官方在典禮上、資料上總會說「本屆金曲獎共有N件作品參賽，再創新高」之類的話，好像量就等於質。不如好好告訴我們，所以在一整票音樂作品中，為什麼最後挑出的，是這些？否則有再多報名件數，又有什麼好說的？音樂的實力，不是業績可以衡量的。群眾不會在意多少件數，而是想跟獎項產生連結。



GMA Facebook

## 評審團擴大了，但是……

在當今這個階段，也要認清現實，文化部作為官方主辦機構，很難實踐如金馬獎那樣的威信。金馬獎「法人化」之後，由執委會主導，跳脫官方色彩。比照所有世界級影展，金馬獎評審名單早在頒獎前就公開（甚至還有專人拍攝肖像照），會後開放記者問到飽，影迷於是幾乎能了解重點評審過程的各項轉折。

當金曲獎的評審沒有肖像照，不可提前公布，要依約保密，願意多說一些的主席，我們感激不盡，不願多提的主席，也是拿他沒輒。

金曲獎擴大評審團的陣容，是巨大改變，從古早時期的小評審團制（從初審到決審一路21人），走到所謂大評審團制，無非希望擴散影響力，讓更多角度的業界人士用不同的角度參與，確實立意甚佳。但「大評審團」制，真的有達到「大」的意義嗎？參與的程度，真的「大」嗎？

本屆評審團總人數超過100人。分成「資格審」、「演唱類」、「演奏類」、「錄音專輯類」，其中，「演奏類」與「錄音專輯類」從初選到決審由同一批人評審，加上召集人在內為10人。所謂「大評審團」主要指「流行音樂演唱類」，初審近百人，複審21人（加主席），決審19人（加主席）。

「演奏類」與「錄音專輯內」共20位評審，並不是「大評審團」，先不討論。真正的「大評審團」，指的是「演唱類」評審團：93人，確實很大，評審來自四面八方，有創作歌手、樂評人、製作人、詞、曲創作者、混音師、唱片公司負責人、電台DJ……池子確實大。

不過，初審評審是最苦的，若沒有被選中成為複審、決審的一員，那麼這百人從初選開始，就是「分母」，你的投票，僅能成為百分之一的意見，而件數海量，初審評審不僅沒有機會與他人取得

共識，多數時候還要擔任篩選者，這時，「本屆共有N件報名作品」不再是文化部業績上的亮眼數字，而是初審評審的噩夢。

初審評審送出的分數很可能變成「數學問題」：一件中上的作品，獲得60位以上的評審的6-8分，這個作品經過平均，跳出來進入複審選項的機會，很容易比10個評審的8-10作品還大。這會嚴重影響好惡極端、需要爭鋒相對的作品進入複審名單的機會。

純做初審工作的這70餘人，在做很基礎的事情，並且很難以用一己之力，撈出「這可能並不是很多人會理解，但是超級棒」的作品。供複審21位評審挑選出提名者的名單，極有可能是一個「模糊的共識」。

大評審團真的比較民主或海納百川嗎？投票的人變多，卻沒有產生更多共識，在獎項裡不能說是真正民主或代表性。獎項需要的民主，顯然在於每一票是否有機會廣納討論。且我們只能也必須相信最後的決審場景裡，是某種需要解說的民主（在這一屆，決審過半只需要8票）。

有一種方式，就是在找初審評審時，文化部稍加安排，讓各種方向的評審比例分佈較為均衡。這是做得到的，也可能集中共識。長年來，參與文化部各式評選與審查的名單池子夠大，從100人裡面略作分組，是可能的。比方偏主流產業人士、獨立音樂場景相關人士、新興音樂人、有資歷能考量獎項脈絡者，各四分之一，或許是更有效率的。



| GMA Facebook

初審陣容的擴大，必須要有意義。

進入會議室面對面討論的，還是21人，今年決審19人，可能因為有複審評審認為自己作品入圍而避嫌，「遇缺不補」，直接由剩下的19位評審決定得獎名單。以人數來說，決審的人甚至比過去小評審團時期還少。

去問初審某位初審評審，「你有投給〈星期五晚上〉嗎？」是毫無意義的。他的意見就是百分之一，他要保密，他有沒有給這首歌高分，從未有實質的討論過程。那就是一個看似自己有「參與」可是無關宏旨的狀態。

評選三階段中，斷層出現了，初審的效能極低，複審後異中求同的討論沒有能被外界了解。一個獎項最重要的民主環節，在於討論的過程，不是結果上哪一派的評審過半數，更不是帳面上多少人好像參與了一場產業大拜拜。

也就因為如此，我對於本屆（36）的典禮後記者會感到如此不滿。



我不同意〈星期五晚上〉成為年度歌曲。但作為一個閱聽大眾，我想要了解為什麼是這首歌曲得獎，它好在哪，它擊敗了那些競逐歌曲。對外界來說也許是爆冷，但評審也許極度有共識，主席不說，誰知道？媒體若不問，是媒體失職，但是問了卻被敷衍，而會議記錄明明就在手邊，這麼粗糙的手法，我沒有辦法接受。

## 討論並沒有變多

評審團越大，討論沒有變多，能分析的，也就是說得獎者如何好、可能因為何種特質獲得評審青睞，等等。官方提供的素材少得可以，獎項延伸的可能性，也越來越小。

尤其相比唱片市場蕭條前後，更是如此。如今，社群時代的媒體環境不須我贅述，一件時事性的報導，如果沒有後續的爆點，根本過不了一晚。很可能的，金曲獎好像變成了一個時事，而不是喜好音樂的人能夠發掘、認識新歌手，支持、擁抱自己喜愛歌手樂團的聚焦議題。

金曲獎理應有機會，也可以獨家成為一個華語音樂的展覽，從提名開始，從不同國家、城市的文化之間，因為報名的自由，它可以是一個策展模式，以無數優異的參賽作品，詔告天下，鞏固地位。

可惜獎項的溝通確實失能。近年，入圍名單公布後，金曲獎會跟電視台合作，製播相關的入圍者介紹影片，但是，效應極低。與台灣電視公司合作的「GIMA HEAT入圍就是肯定」YouTube節目，在第36屆的狀況來說，即使因應短影音時代，剪了不少精華，但最佳成績也就是「最佳華語男女歌手」一集，至筆者今日查看，八千餘觀看數。

頒獎典禮是一個成果發表，並非所有的事情都止於頒獎典禮。典禮收視的數字下滑，有很多綜合原因。但從特別節目到合作平台，金曲獎已經大幅擴散了新媒體的觀看渠道，卻未見成長。無論是什麼原因，都值得深思。

那個最直接的命題終究會出現：現在，誰看金曲獎？現在，誰在乎金曲獎？

## 「人治」的現實

金曲獎複審/決審中，存在評審的「任務分組」。首先，評審中誰具備語言類型的專長，在該獎項的話語權基本上就是加權。而當過歌手的，評歌手，做過樂團的評樂團，製作背景的評製作，就這樣一路下去，其實這並沒有問題，問題可能出在，終究是18人決策的狀況下，評審們是否足夠具代表性。

所謂的代表性，最直接的，就是這些評審本身的作品，以及近期是否仍與業界接軌。我認為這樣的評量標準，並不為過：你要一個做了一輩子泡泡糖歌曲的人去肯定另類獨立的新樂種，在行為模式上就不太說得過去，反之亦然。又，如果曾經呼風喚雨，卻已經離當今的音樂環境有距離，我也不認為能夠準確的思考，現在的流行音樂。



TRASH

GMA Facebook

評審結構代表了美學品味，我曾在典禮後慶功宴直接被業內人士質問結果，但我問心無愧，我說得出脈絡（雖然我不能說）。這種人治，我是願意替自己的選擇負責甚至辯護的，該屆主席也在會後說明得很清楚。

討論的氛圍會直接導致得獎結果，那就回到文章最一開始，我們需要，也應該能透過主席，知道討論過程。主席要怎麼弱化或強化自己的存在，那是主席跟文化部的事情，卻也直接反映在輿論熱度上。

過去，我一直專注於金曲獎的話語權與應該呈現的美學，寫了不少文章。現在，我發現，光從制度上面去思考，就充滿了需要克服跟解釋的部分。沒有事情剛好這麼巧合，除非，不應該發生的巧合一直發生，而有些作品突然之間就過了半數，閱聽者只能猜測「畢竟這首歌有流量」、「可能評審比較喜歡藝術性高的作品」、「或許是世代交替」、「可能是敬重資歷」……漸漸的，當討論這些事情的人越來越少，那才是金曲獎真正的危機。

每一個獎都是人治的。但「事在人為」，人在制度裡怎麼運行，是制度要配合人，還是人配合制度，釐清這些關係中的利害與責任，才有辦法進一步討論音樂。說真的，都還不必討論〈星期五晚上〉為什麼會得到年度歌曲，沒有解釋的結果就是一個結果，的確，時間是會沖淡一切的疑問，但是結果也會留在歷史中。

如果喜愛音樂的人花了一個晚上，能得到的只是沒有脈絡與解釋的「結果」，實在令人沮喪。金曲獎在意的事情，做出的更動方向若不表達清楚，音樂媒介、管道與聽眾，並不會等待一個獎如何對應時代。

當群眾對評審結果一笑置之，甚至並不在意制度與背景，這個獎項也就只能開始從歷史的榮光中搭建過時的聖殿，並看著新時代無情的從眼前飛過。